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in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Mingming S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000, China

Abstract

Er Guna River Right Bank, a long novel by Chi Zijian, is a work brimming with poetic charm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it is also rich in metaphors. These metaphors, closely linked to the natural outlook, shamanic culture and life philosophy of the Evenki people,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rtistic appeal and ideological depth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takes Bruce Hume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eter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taphor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tural metaphor, cultural metaphor and life metaphor. The translator adopts 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acceptance of the readers as the core goal, and endeavors to convey the connotations expressed by the metaphors in the literary text to the English-speaking audience.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Keywords

Er Guna River Right Bank;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隐喻的英译研究

孙明明

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黑龙江 大庆 163000

摘要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作品, 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隐喻。这些与鄂温克民族自然观、萨满文化与生命观联系紧密的隐喻, 有效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本文以徐穆实 (Bruce Humes) 的英译本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为研究对象, 结合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的翻译理论, 从自然隐喻、文化隐喻与生命隐喻三个维度, 系统分析在英译过程中隐喻的转换策略。译者采用多维度翻译策略, 以读者接受度为核心目标, 尽量将文学文本中隐喻所表达的内涵传递给英语受众。本文旨在揭示隐喻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复杂性, 并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英译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额尔古纳河右岸》; 隐喻; 英译策略

1 引言

2005年12月, 迟子建优秀长篇代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问世, 作品曾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并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小说中, 一位年迈的鄂温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省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译介与传播”(项目编号: 2024B003); 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迟子建文学作品在英语国家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 DSG2024078)。

【作者简介】孙明明(1979-), 女, 中国黑龙江大庆人, 博士, 教授, 从事翻译研究。

克族女酋长, 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游猎民族的百年兴衰史。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民族的史诗, 镌刻着鄂温克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书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自然风光与人文之美, 同时也是一部由精妙隐喻筑起的“文字景观”, 创造了小说的意境之魂。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与美国哲学家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在其共同创作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 隐喻本质上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 是从一个具体的、熟悉的源域, 向一个抽象的、陌生的目标域进行映射的认知机制^[1]。《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隐喻搭起一座桥梁, 作者以鄂温克人熟悉的自然与生活经验作为“源域”, 由此抵达其精神世界与生命哲学这一“目标域”, 从而建立起从具象到抽象的之间关联。

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背

景下,当中国一批批优秀文学作品不断“走出去”的时候,迟子建的这部小说也被翻译成英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相继在海外出版,但小说中承载着深刻寓意的隐喻,在不损原本意蕴和含义的前提下,该如何翻译表达,且能被正确理解和乐于接受的问题一直广受研究者持续关注。翻译研究者普遍认为,隐喻的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迁徙与诗意重构。因此,将这样一部富含隐喻的作品译介到英语世界,可谓挑战巨大。小说的英译本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由美国汉学家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完成,其中对隐喻的英译实践,反映出译者对隐喻翻译的文化与诗学考量。

2 隐喻及隐喻的翻译

彼得·纽马克将隐喻定义为对不相关事物的间接比较,包含“对象”“意象”“意义”等核心要素^[2]。对象是隐喻描述的具体事物;意象是描述该事物的参照物;意义则指对象与意象之间的相似性。同时,纽马克将文化定义为“特定语言社群特有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他指出,任何词语都可能成为隐喻,因此必须结合语言和文化语境来理解其核心含义^[2]。与这一观点相似,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到了隐喻对日常语言甚至对我们感知世界的影响,他们认为“一种文化为理解现实提供了丰富可用的隐喻”^[1]。

可见,隐喻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隐喻具有文化属性,而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概念化世界。一些翻译学者认为,由于文化特征不同,源语中对象和意象之间所构成的隐喻关联,在目的语中有时并不会产生相似关联,因此,隐喻所包含的文化经验,特别是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明显的民族特征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更高,翻译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难题。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隐喻从源语言到目的语言的转化可能受阻。纽马克提出了七种翻译隐喻的方法:直译法、意译法、替代法、释译法、省略法、顺应法以及创新法。但从众多翻译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七种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和唯一选择的,译者有时会根据文本类型、目的受众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不同的翻译策略。由于隐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翻译者在翻译隐喻时,也往往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流畅性和可读性。

3 自然隐喻的翻译

《额尔古纳河右岸》包含大量的自然元素,这些自然元素构成了小说重要的隐喻对象。从字面看,虽然小说标题是一个地理方位表达,但同时隐喻着鄂温克族在特定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生存空间与历史命运。若选择直译法,“右岸”的隐喻意义相对于英语读者而言,便十分模糊。因此,译者完全舍弃直接翻译这一地理概念,而是选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月亮”,创造性地将其翻译成“*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下弦月),用以隐喻“即将逝去的

时光”。译者创造性的重构,虽牺牲了具体的地缘政治隐喻,却精准抓住了小说哀婉、怀旧的整体基调,对英语目标受众来说,更具有文学吸引力和主题概括力。

在翻译自然隐喻时,译者有时也会通过直接翻译的方法来保留源语中的意象。例如,“大海”这一意象表达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具有“广阔无边”这一相似的隐喻关联,因此,“森林像一片海了。”被直接翻译成“*The forest had become a sea.*”。同样,译者将“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直接翻译成“*Every morning the sun emerged with a red face, and every evening it sank behind the mountains with a yellow face.*”。这里,直译方法恰如其分地保留了原文隐喻表达的诗意,同时也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再如,“风雪像猛兽一样吞噬着我们的脚印。”被直接翻译成“*The blizzard, like a wild beast, devoured our footprints.*”,译文既忠实保留了“猛兽吞噬”这一恐怖意象,又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

作者在翻译自然隐喻时,并未拘泥于某种固定模式或策略,而是适时地选择不同方法策略,但其核心原则是尽量保留源语言隐喻的内涵和意义。

4 文化隐喻的翻译

小说中的“驯鹿”绝非简单的动物或生产工具,而是贯穿全书、承载着多重核心隐喻意义的关键意象。它的命运与鄂温克民族的命运紧密交织,是其文化、精神与存在方式的象征,隐喻着民族的灵魂。全书统一将其直接翻译为“*reindeer*”,保留其作为“家人”“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森林精灵”的文化独特性,正如小说中所写“驯鹿是我们的马,是我们的车,也是我们的孩子。”又如,主人公妮浩萨满唱的神歌“神灵啊,赐予他生命吧!让他的灵魂像鸟儿一样飞回来吧!”被翻译成“*Deities, grant him life! Let his soul fly back like a bird!*”。译者将“像鸟儿一样飞回来”这一隐喻性描述以直译形式清晰表达,隐喻中“*Deities*”(神灵)、“*soul*”(灵魂)、“*bird*”(鸟儿)等核心意象得以保留。从以上示例可以看出,这一以语义翻译为主导的翻译方法并未破坏隐喻的意义,同时,神歌的诗学形式与神秘感得以显现。

然而,小说中描述的“乌力楞”与“希楞柱”是鄂温克社会“流动的家族共同体”与“圆形家园”的空间隐喻。

“乌力楞”首次出现时,译者采用“音译+解释性同位语”的经典结合,将其译为“*the wulileng, our family camp*”,既保留了这一名称的文化专有性,又明确了其社会功能。“希楞柱”(锥形帐篷)多被音译为“*shirangju*”,但也常与“*tent*”(帐篷)“*dwelling*”(居住地)交替使用。

译者处理文化隐喻翻译时,虽然尽量从语义层面使它们作为文化符号得以保留,但其承载的深层社会结构隐喻,有时候仅从翻译本身并无法完全得以体现,往往依赖于读者

在反复出现的语境中自行总结和归纳。

5 命运隐喻翻译

小说《额尔古纳河》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命运隐喻体，一面唱诉着一首“向历史告别的挽歌”，一面展示严酷、恶劣环境下鄂温克民族的顽强与生命力。除此之外，小说中循环的意象和发展的情节，皆隐喻命运曲折变换的动态起伏。与其他类型隐喻翻译相似，当两种语言之间的意象表达类似或相近时，译者通常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例如，原文“我们的路，是驯鹿走出来的。”被直接翻译成“**Our paths were blazed by our reindeer.**”。小说作者通过描写“道路”与“脚印”来隐喻“命运与记忆”。由于英语词汇“**path**”同样具有“生活方式或人生轨迹”的隐喻含义，因此，直接翻译即可完整保留此隐喻表达的哲理意味。

作者以“下山的风，像一场看不见的瘟疫，吹进了乌力楞。”来隐喻新时代巨变对族群命运的冲击。但是，从与原文对比来看，译文“**The wind urging us to move down the mountain blew into the wulileng like an invisible plague.**”中，增加了“催促我们下山的风”这一含义。译者通过添加动作的主体——“我们”与被迫的意味——“催促”，将隐喻所蕴含的坠落、被迫与无奈具象化。

除此之外，“雪把脚印盖住了，就像时间把故事忘记了一样。”被翻译成“**Snow concealed footprints, just as time erases stories.**”。译者用动词“**erases**”（擦去）替代了原文中的“忘记”一词，从而清晰构建了“时光已经逝去”的隐喻类比。

在翻译命运隐喻过程中，无论是选择了直译、增译还是替代法，译者始终注重将英语读者理解作为翻译导向，其

核心目标是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与原文中隐喻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

6 结语

通过《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中三类隐喻翻译案例分析可见，译者徐穆实展现了一种高度自觉且灵活的策略选择意识。对于自然隐喻、文化隐喻以及命运隐喻的翻译，译者将直译、音译、释译、“音译+解释”、“直译+语境整体补偿”或创译等方法交替使用，以最大程度传递原文的隐喻内涵。其核心目标是在词汇层面进行语义翻译，以尽量保留文化符号；在语篇层面则通过交际翻译，来确保读者理解。译者的微观策略选择通常服务于一个宏观的交际理解目标，从而为英语世界读者创造一部可读、可感、可理解的文学翻译作品。最终，这一英译本中的隐喻翻译既没有因僵化直译而变得晦涩难懂，也没有因过度归化而消解其中的文化特质。译本成功通过跨文化“意义重组”，将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个星光、篝火与叹息交织的世界，连同其深沉的文化意象，传递给了远方的读者。这一翻译实践也同时印证了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洞见，即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在忠实与通顺、作者取向与读者取向之间取得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 [4]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Chi, Zijia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M]. Translated by Bruce Hume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3.